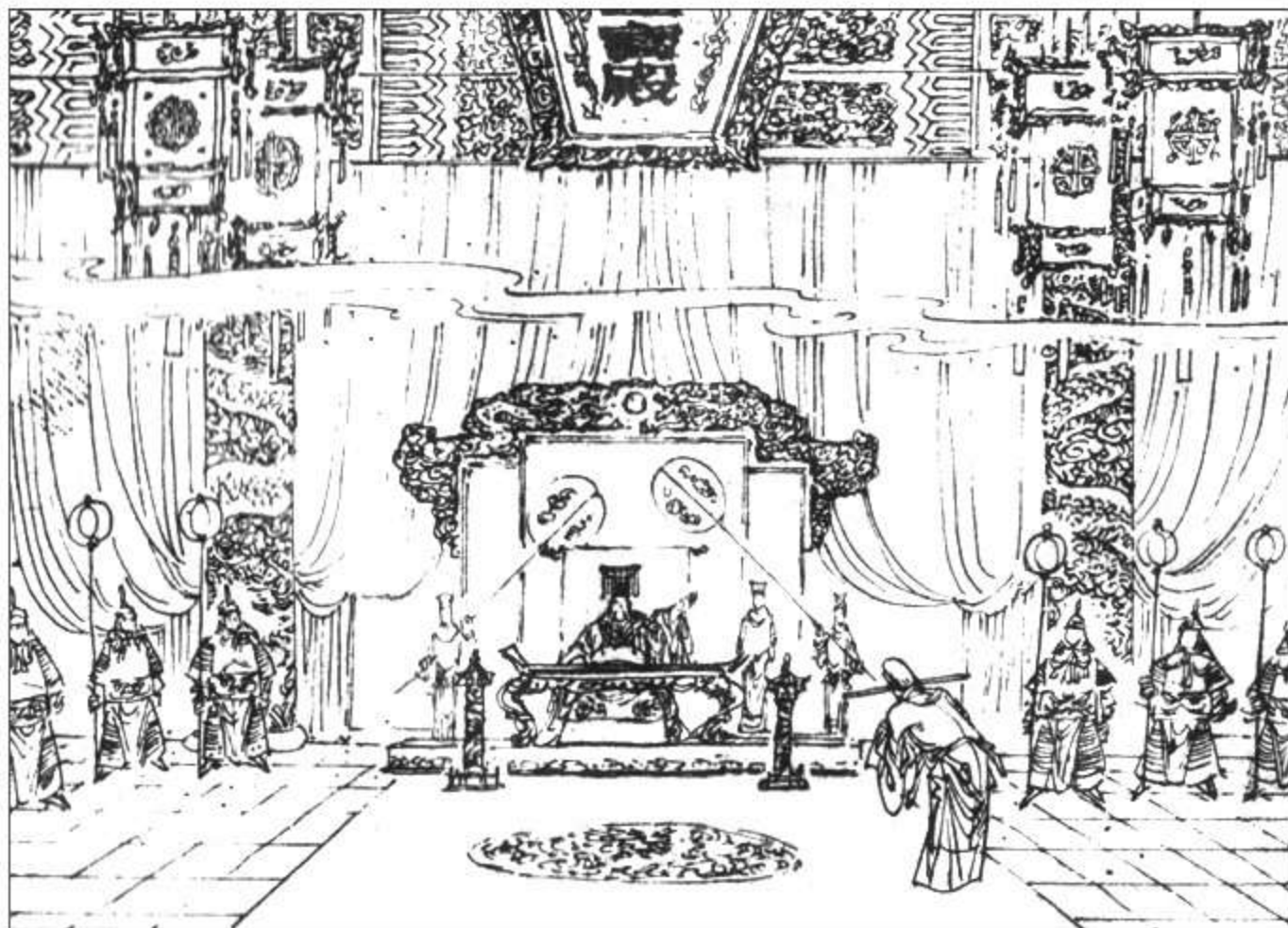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东游记

下

东游记 下



皇帝为选美女受刘瓜夫妇欺骗之后，曹国舅借机劝导皇帝以此为训，改邪归正。谁知皇帝反而恼羞成怒，责令打他四十大板。曹国舅正气凛然，闭目待刑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二

忽然殿内一阵暴笑，曹国舅睁眼一看，皇帝和太监变成了铁拐李和汉钟离，而殿堂也成了行宫。心里好不纳闷。



何仙姑走进行宫，见二仙围着曹国舅大笑。心里不悦，冷冷地说：“灾民哭声遍野，你等还有兴在此陪着这个饭囊耍笑！？”

东
游
记
下



四

铁拐李笑道：“我等为曹大人有了长进而高兴呢。”何仙姑瞪了曹国舅一眼说：“狼学羊叫，鬼装神笑，做官的会两面三刀，二仙长谨防受骗！”说完拂袖而去。



曹国舅无故受侮，喟然长叹：“人间没人理解我，神仙也不宽容我……”不由得心酸丧气。铁拐李说：“仙姑如此鄙视达官显贵的人是有其原因……”



原来，何仙姑生于豪富之家，父母嫌她是女孩，生下来就被丢进荷花池里，幸亏荷叶将婴儿托住。后由奶母救起，逃到洞庭湖畔，把她抚养成人。



洞庭波涌，荷花千顷。何仙姑和双目失明的养母相依为命，靠采莲卖藕为生。

东
游
记
下



八

一天，仙姑带着养的黄狗上街为母买药医治眼疾。一麻衣相士拦住仙姑，要给她相面。说她是福相，劝她离开穷家寒舍，回到生身父母家里享受荣华富贵。何仙姑气极地唤狗咬他。



一天，何仙姑在竹林中，拾到一面宝镜。她拿着宝镜，到附近村子里寻找失主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一
○

一老翁见仙姑送宝镜来，捋髯笑道：“是我特意放在路中，姑娘拾了姻缘宝镜，须与我儿成婚。”仙姑抬头一看，见一位英俊少年，不免动了春心。但一想失明老母要她奉养，于是叹了一口气，丢下宝镜，含羞低头而去。

东
游
记
下



这天，何员外乘坐华丽马车来到洞庭湖畔，认领亲生女儿。何仙姑见黄狗围着衣着华丽的员外摇尾乞怜，便借它出气，猛踢一脚，骂了一声“滚！”

东
游
记
下



一
二

吕洞宾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现出原身。赞道：“真乃貌美心善也。”何仙姑一看员外变了模样，愕然惊问：“你何人？”



吕洞宾,笑着说:“我乃痴人吕洞宾也。”何仙姑连忙下跪:“恳求仙人让我妈眼睛复明。”吕洞宾举起拂尘,在养母眼前抚动几下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一
四

养母眼睛复明以后，吕洞宾却不见了，母女连忙追出门，只见黄狗对着远处狂吠乱叫。养母指着黄狗骂道：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心人。”



行宫内。铁拐李继续说：“仙姑养母去世以后，吕洞宾即度她为仙。”曹国舅扯住铁拐李恳求着：“仙师也度我为仙吧。”

东
游
记
下



一
六

铁拐李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仙人仙人，除霸安民，你跟我走！”他领着曹国舅朝殿外走去。来到济南府郊外，只见百姓扶老携幼，拿着取水家什，手提肩挑往城里运水。



铁拐李突然飞身腾空，又倒身俯冲直下，把铁拐戳进地面，用力一拔，一股清泉喷涌而出。他一连戳了七十二拐，涌出七十二股清泉，方才休止。



铁拐李回到曹国舅身边，灾民们喊着：“感谢救命神仙！”向他蜂拥而来。铁拐李灵机一动，抓过曹国舅的帽子扣到自己头上，略施神法，两人的衣服也都对换了。



灾民们一拥而上，将曹国舅当成神仙托起抛向空中。铁拐李乘机脱身离去，急得曹国舅直喊：“快放下我，快放下我！”



曹国舅追到山下，不见铁拐李踪影，忽有一匹骏马嘶鸣着朝他奔来，马鞍上还搭着他的那身官服。



路边村头。一落魄秀才手捻白粉在地上画像写字，以此行乞。
吸引一群村民围观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二
二

身穿官服的曹国舅逐马而来，惊散村民，曹国舅探身观看，字画具佳，称赞秀才大有前程。秀才气恼的说：“我曾三次赴考，文章皆优，你屈于豪门，昧着良心将我压为末榜，使我落得这般地步……”说着泪如雨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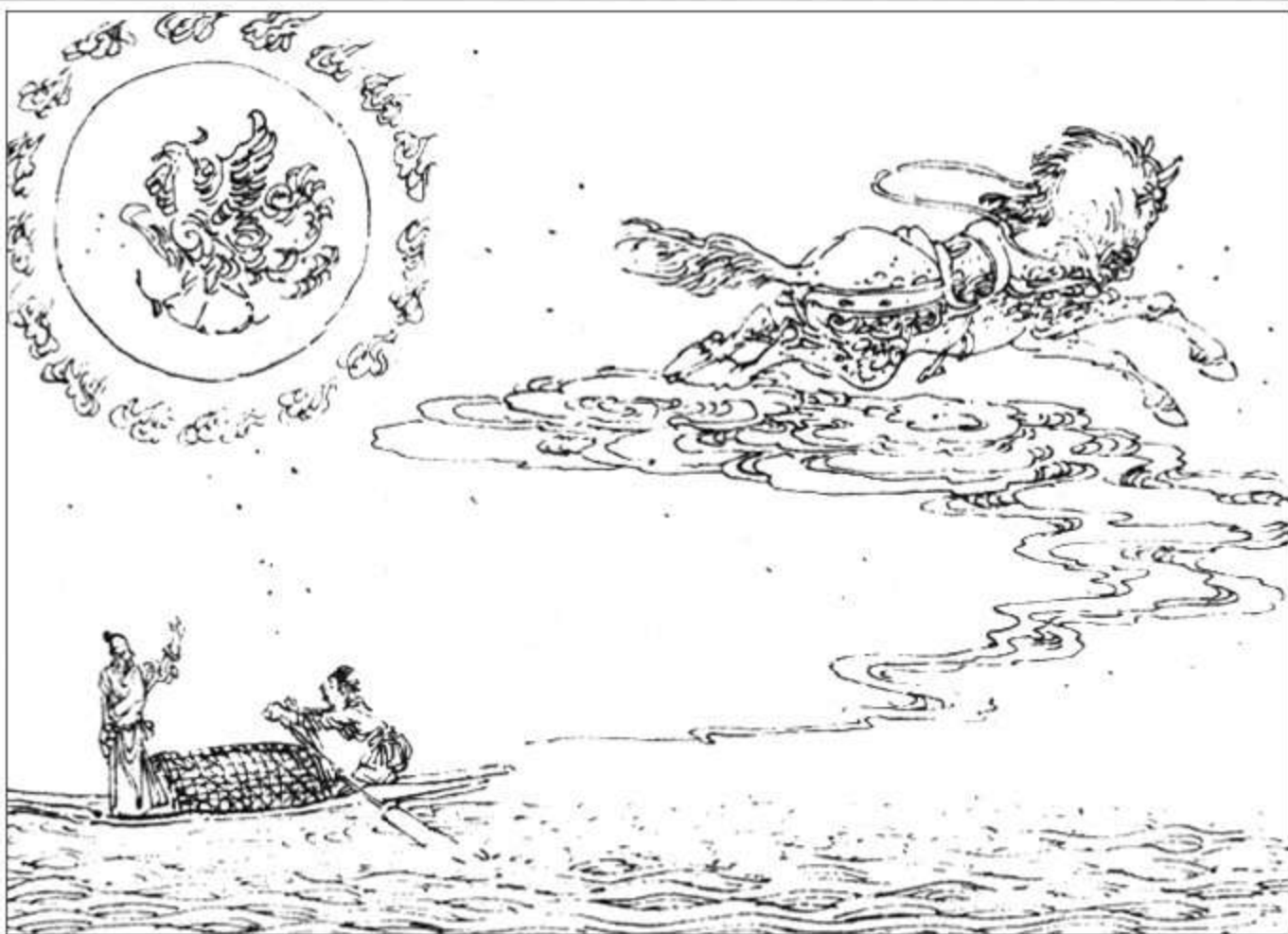
曹国舅内疚，翻身下马，掏出玉笏，递给秀才，让他换些银两。秀才傲然挺胸：“学生宁肯饿死，不收受官家之物！”踉跄走去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二
四

曹国舅来到江边，要艄公送他过江，又掏出玉笏作为船钱，遭到艄公嘲笑。他一气，将玉笏抛入江中。艄公要他官服，他无可奈何，只得脱下与船家对换。



曹国舅刚跳上船，那匹骏马向远处奔驰而去。曹国舅看到骏马跑了，心里一急，喊道：“骏马回来”。骏马本是神马，那里听他的呼唤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二
六

汉阳闹市，人声鼎沸。曹国舅身穿艸公旧衣，立在辛力的酒摊旁，瞅着酒咽吐沫。辛力发善心，赏他一碗热酒。



衣着华丽的王公子来到酒摊前，向辛力勒索地皮税，一言不合，横眉竖眼，吆喝打手扯倒棚子，砸破酒缸。



曹国舅认出王公子是他的表侄，呼唤着上前阻止。王公子骂他冒充表大爷，是个疯子，将他戏弄一番。曹国舅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王公子背影，边骂边追过去。



辛力却望着烂摊子掉泪，吕洞宾上前劝他不必伤心，自称在蛇山上有一片大酒店，邀请辛力合伙经营。

东
游
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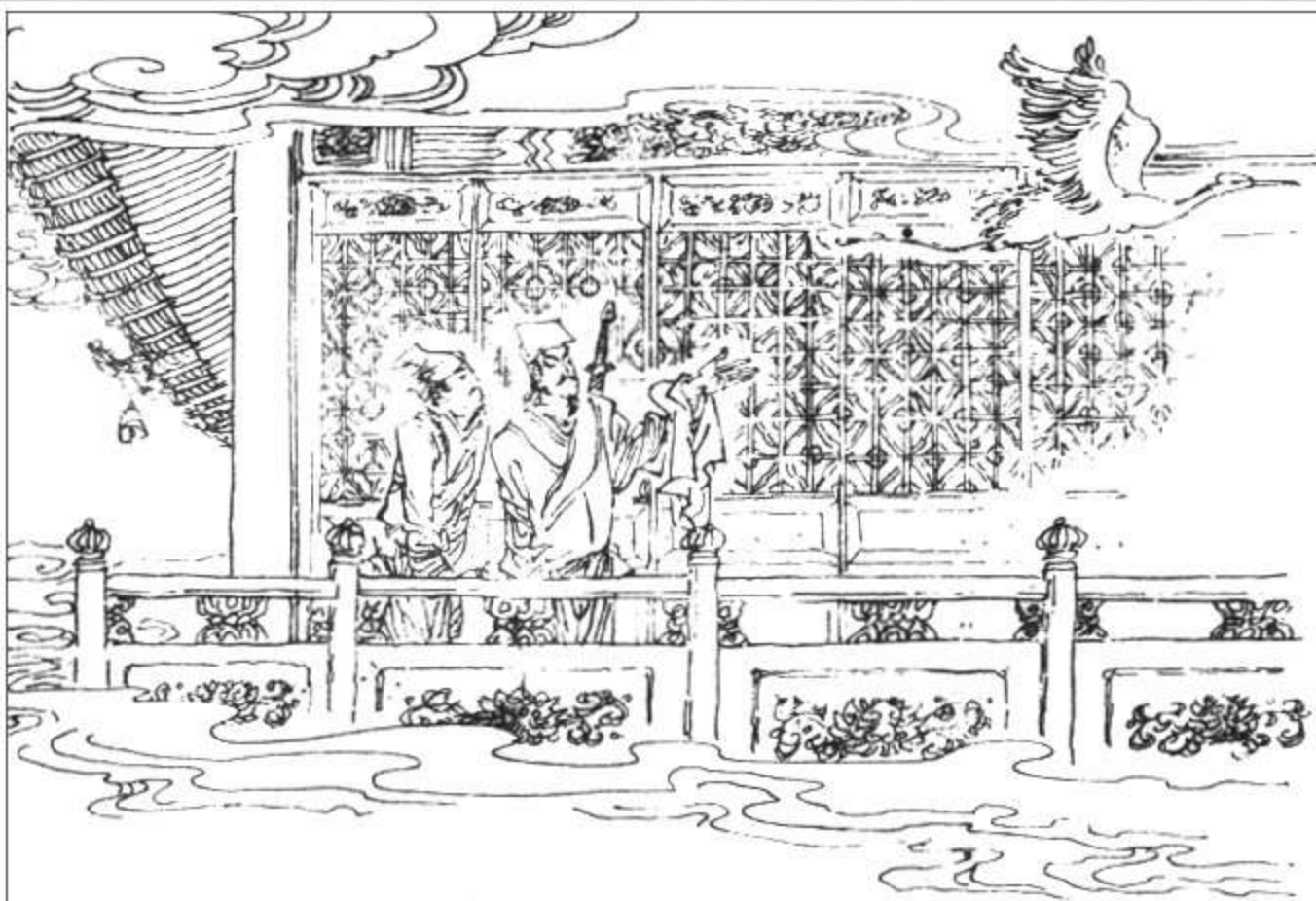
下



三
〇

辛力半信半疑地跟着吕洞宾走到蛇山下，问道：“酒店在哪？”
吕洞宾一甩拂尘，朝山上一指：“那就是。”

东
游
记
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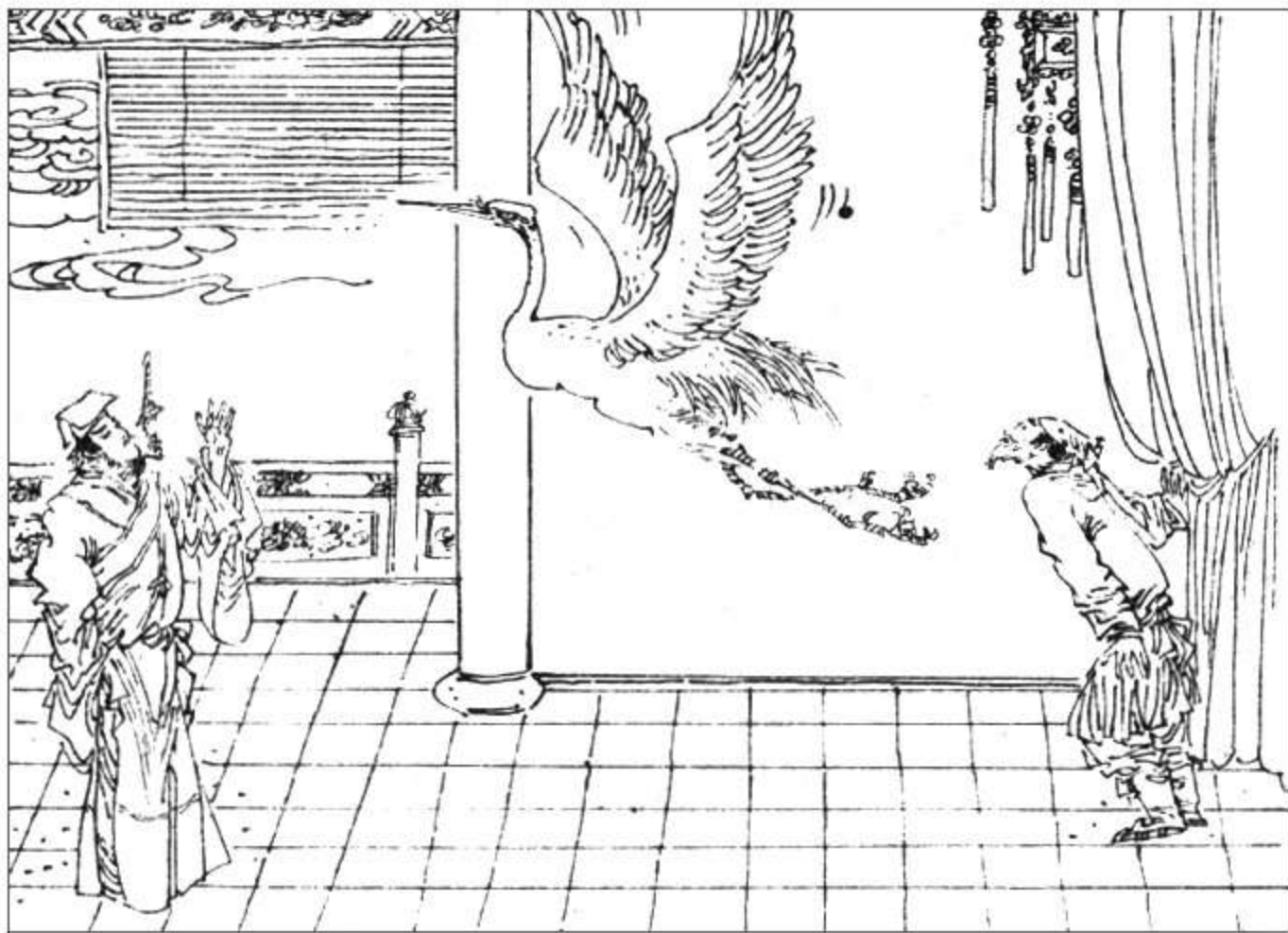
一座三层多角楼阁，矗立山上，雄伟壮丽。辛力疑惑地问吕洞宾：“先生，我是在作梦吧？”吕洞宾笑道：“诚实之人，怎会白日作梦。”

东
游
记
下



三
二

吕洞宾支走辛力以后，从袖内摸出一只柑桔，以此为笔，走近粉壁，几笔画出一只黄鹤，昂首兀立，栩栩如生。



辛力从内走出，抬头见那黄鹤竟然举步探身，扑翅欲飞，冲着他“嘎嘎”欢叫。吕洞宾向辛力庆贺：“鹤迎楼主，故而欢叫。你看，这酒店，就叫‘黄鹤楼’如何？”辛力连连点头。

东
游
记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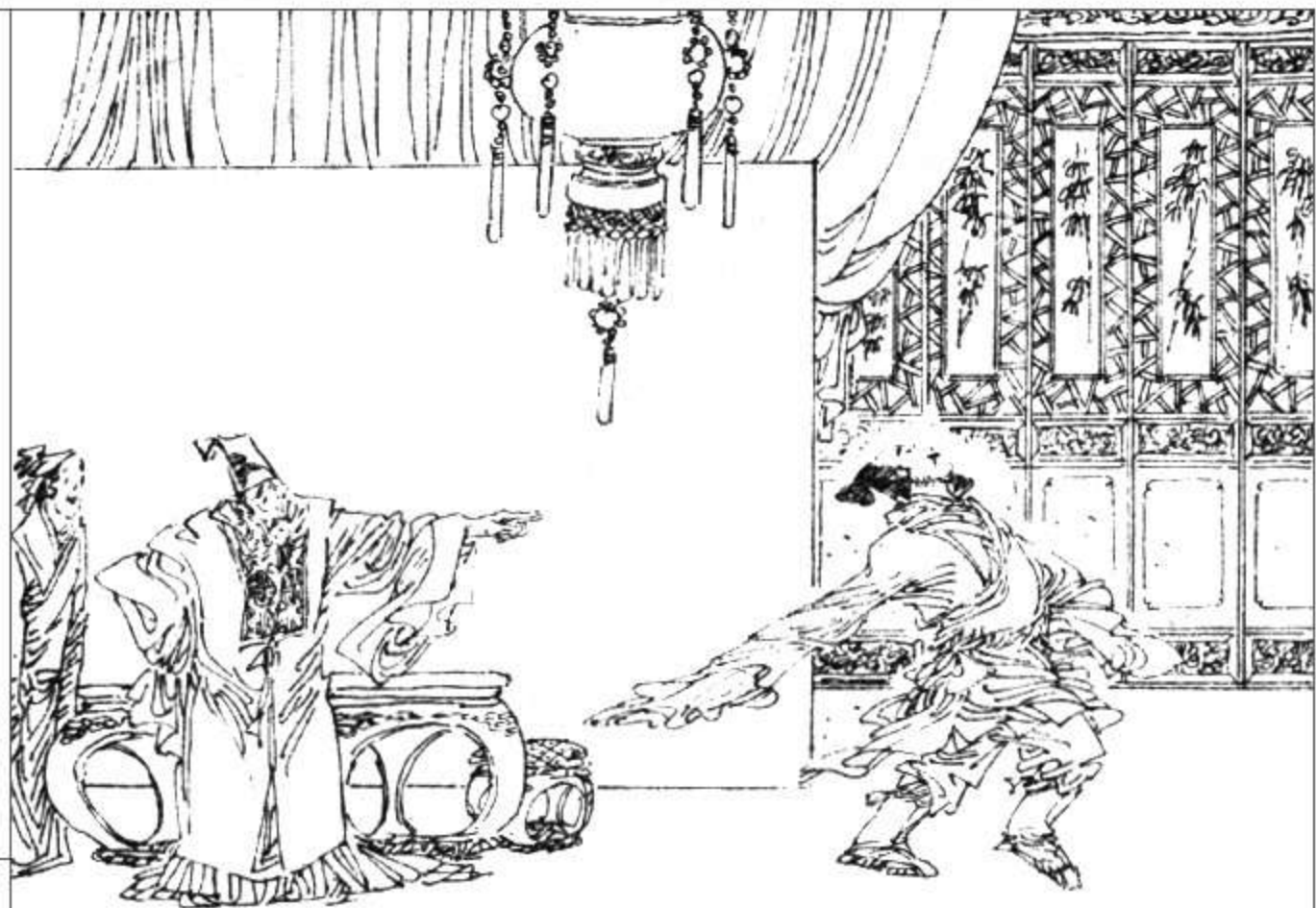


三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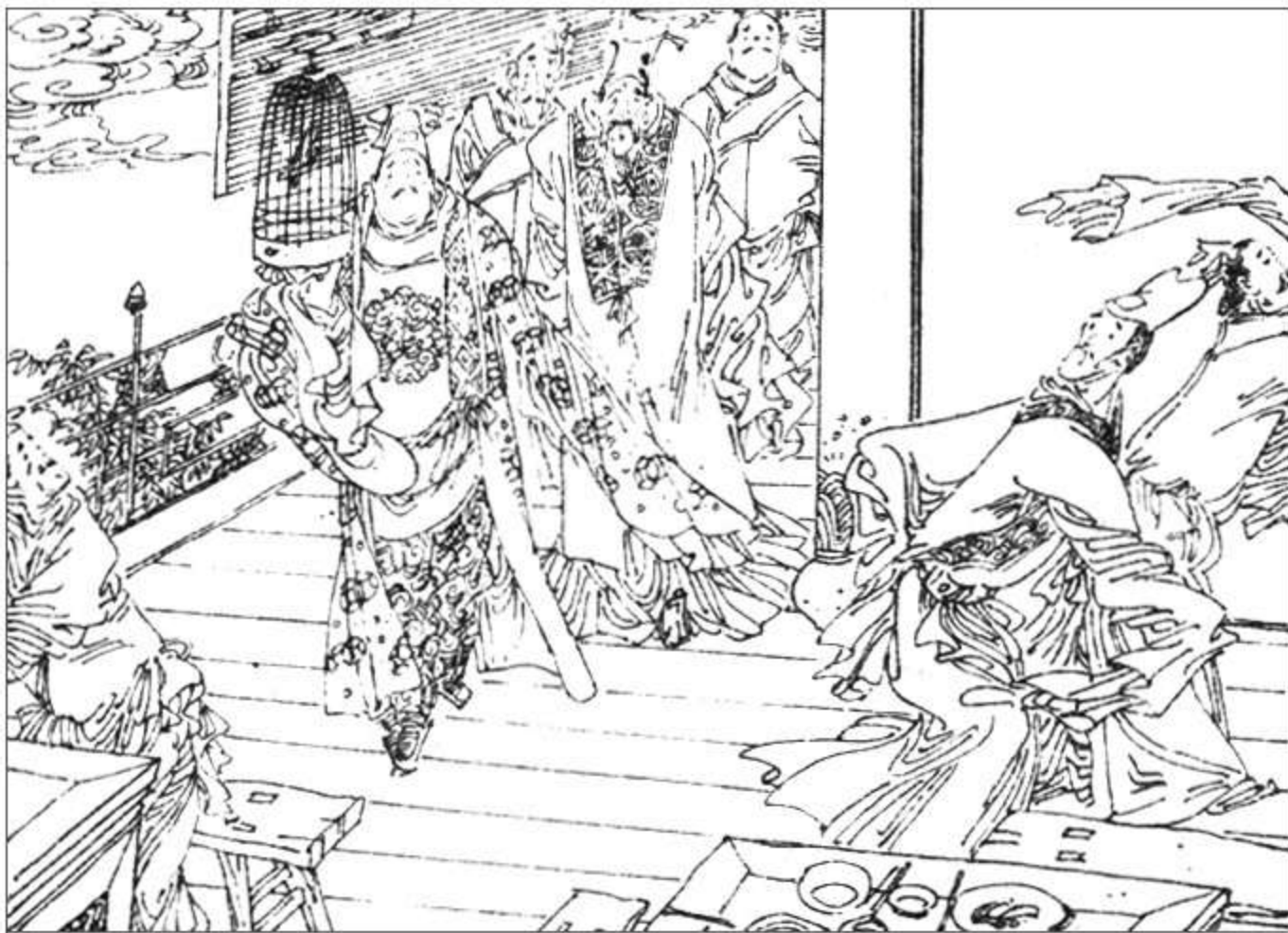
王府客厅里，曹国舅正在训斥王老爷，依仗自己曹家势力，称霸汉阳，纵子作恶，欺压百姓。王老爷故作惊讶回头喝令儿子给曹国舅叩头认罪，王公子敷衍了事一跪即起。



这时家人抬来食盒，王老爷亲自上菜。曹国舅早已饥肠辘辘，抓起鸡块，狼吞虎咽。王老爷见曹国舅如此饥饿，不禁一阵心酸。劝曹国舅回京恳求皇帝开恩。勉得孤独一人在外漂游。



曹国舅一听，扔掉手里鸡块立起怒道：“岂有此理，让我再向皇帝谄媚求荣？作梦！”王老爷翻脸骂道：“一个臭要饭的，要什么威风？”曹国舅反而哈哈大笑，拂袖而去。



王公子气嘘嘘跑来向老子禀报：“咳，蛇山上出现一件奇事！”说完，拉着王老爷来到黄鹤楼内。酒客们象见了瘟神似的纷纷离座逃避。

东
游
记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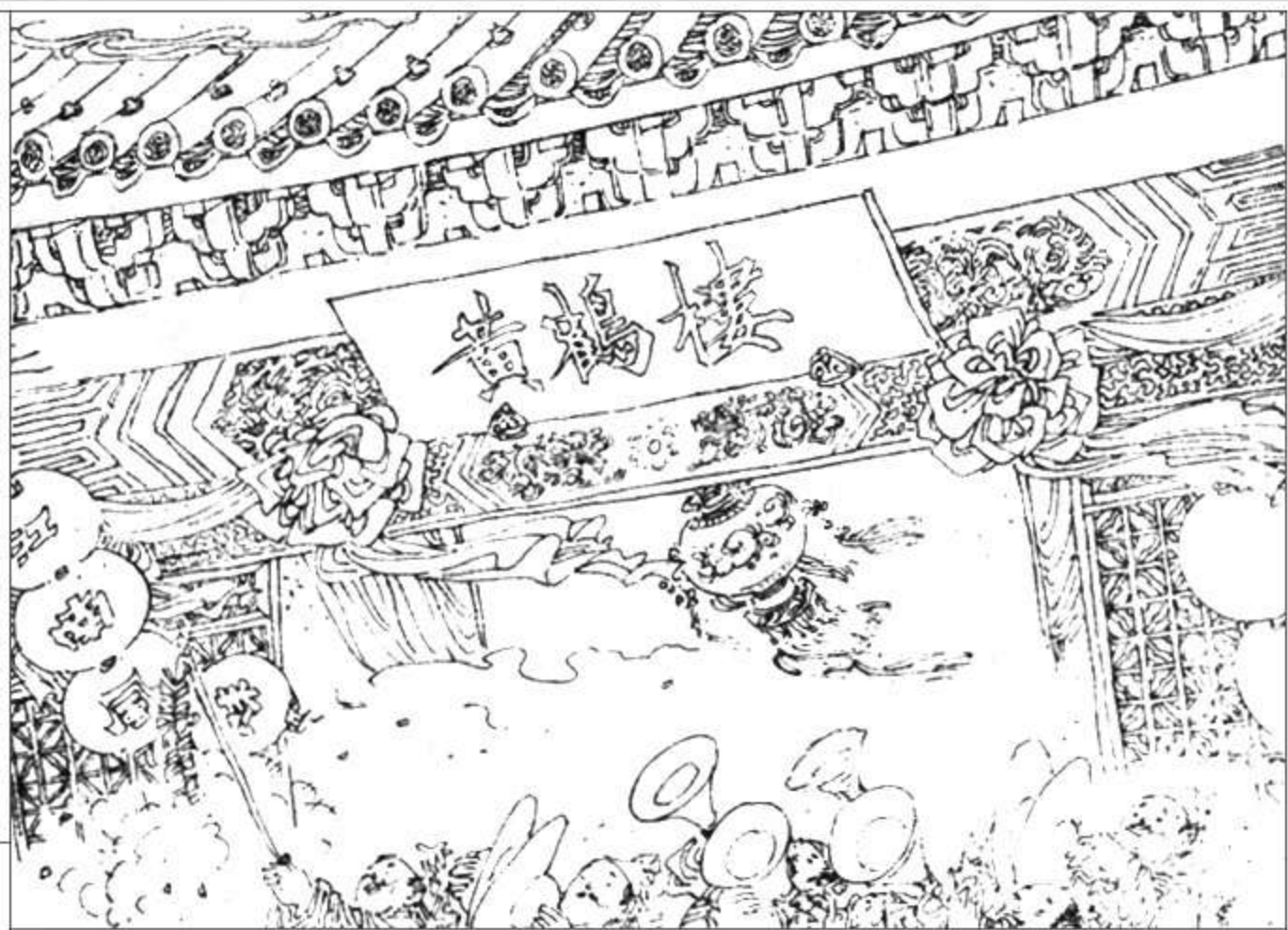


三
八

王家父子走到壁画前坐定，捧起酒壶，口对口牛饮，始见黄鹤起舞，愈看愈喜，眼珠一转，起了歹心。



当天深夜，王公子带领打手冲进酒楼，把辛力从床上拉起来，劈头盖脸一顿耳光，又将他绳捆索绑丢进柴房，占领了酒楼。



“黄鹤楼”辛记的牌子改成了王记。打手们也换了打扮，吹吹打打招徕顾客。酒客们挤在门外，不敢进楼。



王老爷俨然以楼主的身份向酒客游说：“鹤还是那只鹤，酒还是原缸酒，欲观鹤舞，请进楼喝酒。”

东
游
记
下



四
二

曹国舅为了寻找神仙，也随着人流登上蛇山，观看黄鹤楼。



酒楼内，酒客们一壶喝干，也不见鹤舞。已知受骗，纷纷起座欲走。王家父子正在焦急。忽见曹国舅挤在人堆中东张西望。王老爷大怒，骂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个丧门星冲了我的财神。”喝令打手连轰带打，将曹国舅推出门。

东
游
记
下



四
四

曹国舅刚从地上爬起，一眼望见吕洞宾立在影壁后面，轻甩拂尘指挥鹤舞。不由得惊叫起来：“神仙！神仙！”

东游记
下



随着曹国舅的声首，黄鹤飞离粉壁，绕屋飞转。墙上只留下一个鹤形孔洞。王家父子慌忙绕屋扑捉黄鹤。

东
游
记
下



四
六

黄鹤“嘎”然一声穿洞飞出墙外。王家父子跃上洞口，探身洞外，张手扑捉，洞口突然收缩，把他们俩的身子卡住，进退不能，忙喊：“救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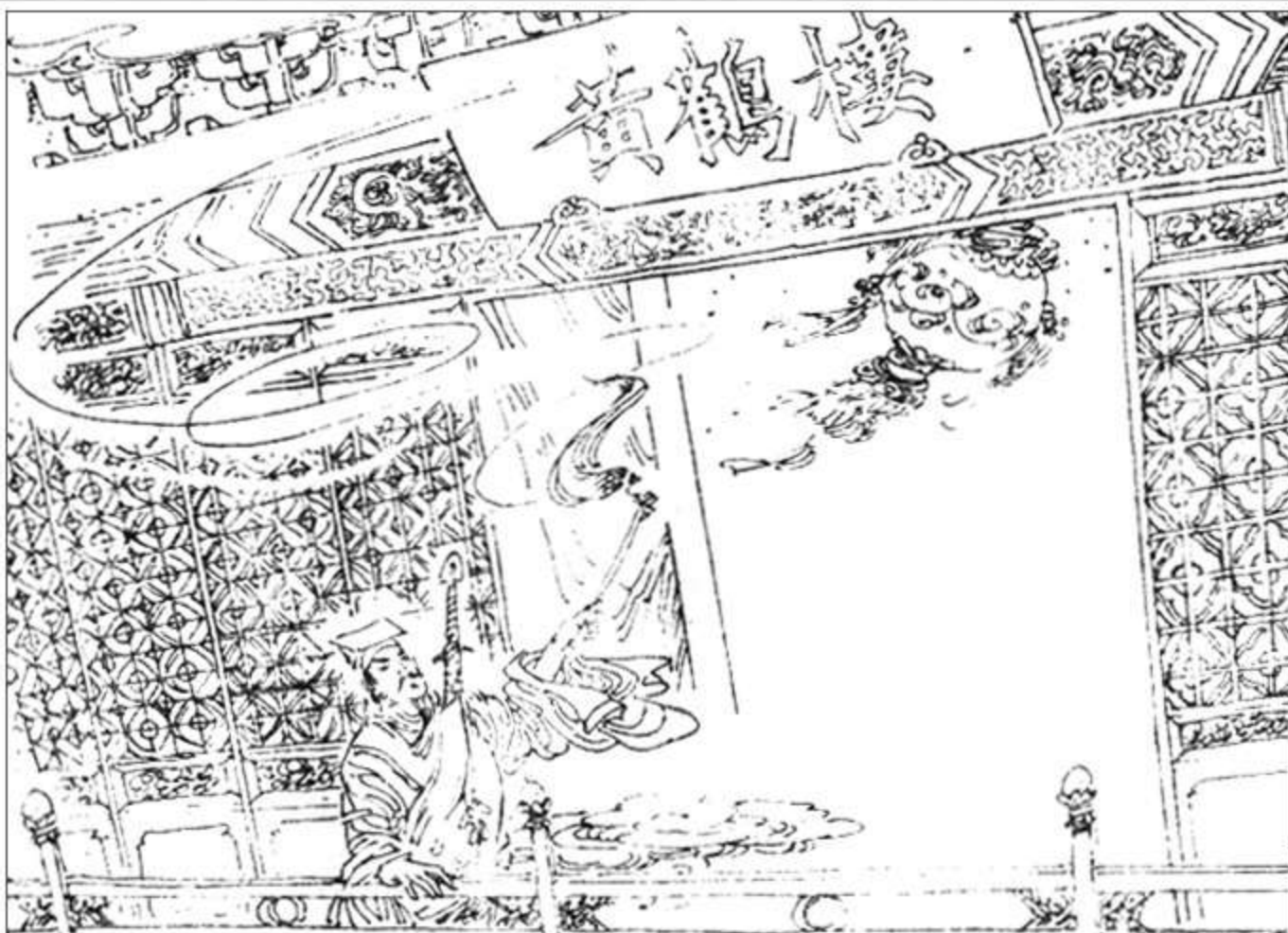
辛力蜷曲在柴房，突然看到背后绳索松开，回头一看，是黄鹤替他啄断的。他抚住黄鹤叹道：“飞吧，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。”

东
游
记
下



四
八

黄鹤似通人性地点点头，俯身让辛力骑上，腾空飞出柴房。



鹤去楼空，一片凄凉。吕洞宾立在“黄鹤楼”匾额下，甩动拂尘洗去“王记”。感叹低吟：“鹤去楼空传千载，且闻后人说风流。”

东
游
记
下



五
〇

曹国舅口喊“仙师”急步走来。吕洞宾却又变成乞讨的秀才。曹国舅满脸惭愧，纳首便拜。吕洞宾急忙阻止说：“学生还感激老师呢，若非当年三次末榜，岂能弃凡求仙。今为老师指路，作为报答。请往北而去！”说罢隐身不见。



曹国舅衣衫破烂沿街乞讨，遭人白眼。他饥饿难熬，拾起地上西瓜皮大口吞咽。受到孩子们嘲笑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五
二

曹国舅踉踉跄跄走到一村头小酒店旁，昏倒地上。身背孩子的年轻酒店女主人，上前搀扶曹国舅进了店房。



曹国舅奄奄一息，躺在灶间草铺上。那年轻大嫂小心喂他汤水。
曹国舅感激的自语：“莫非遇到了神仙？”

东
游
记
下



五
四

辛力挑米进门，患难之中与曹国舅再次相遇，分外高兴。辛力夫妇殷切挽留老人长住，合为一家人，让他欢度晚年。曹国舅感到一股温暖，同意暂时住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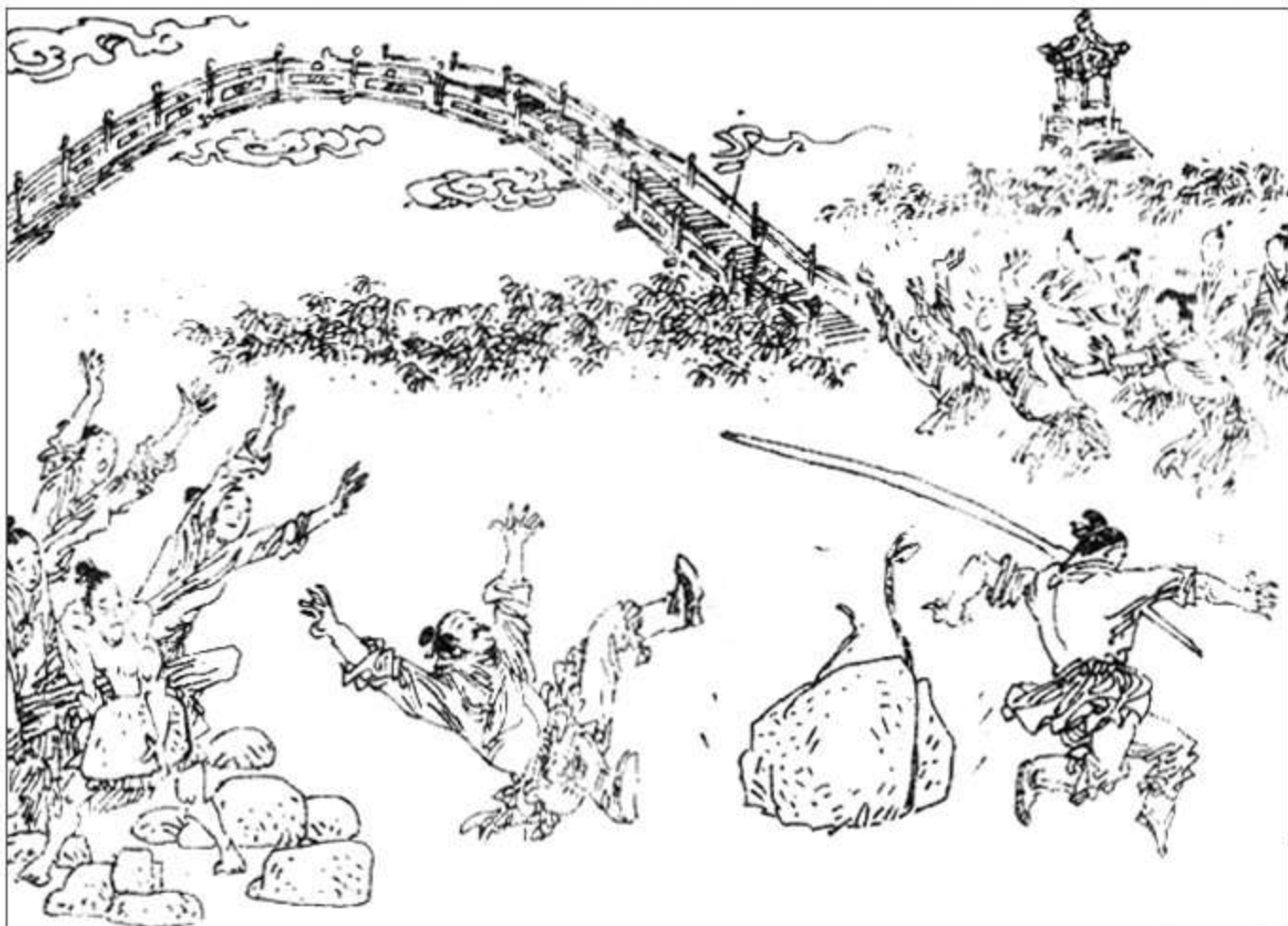
夜晚。曹胃舅正要就寝，耳边响起童谣：“篮采和、踏踏歌、我笑你，志已惰、往前走、路宽阔。”他心受触动，推窗一望，篮采和在向他招手呢。

东
游
记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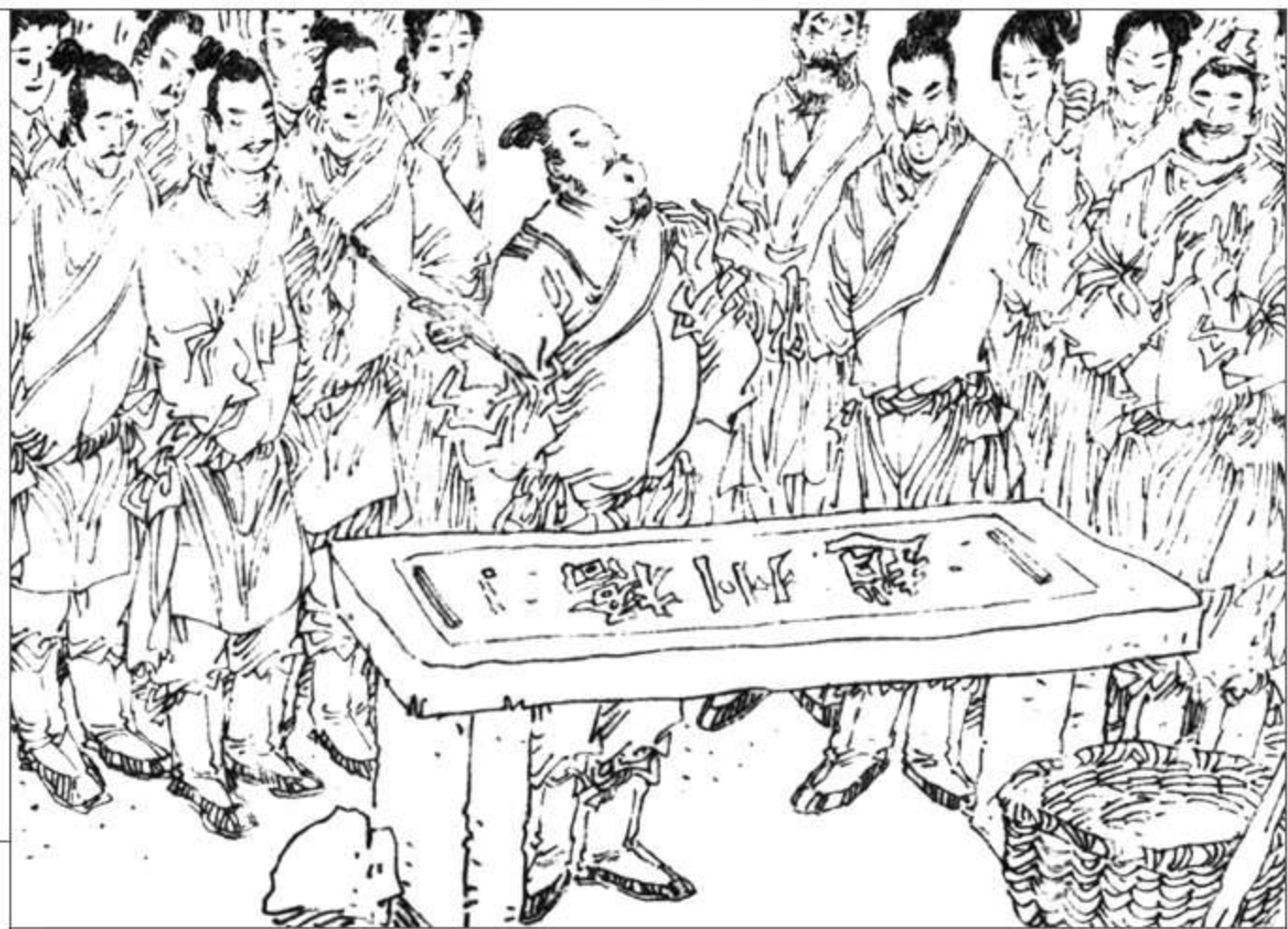


五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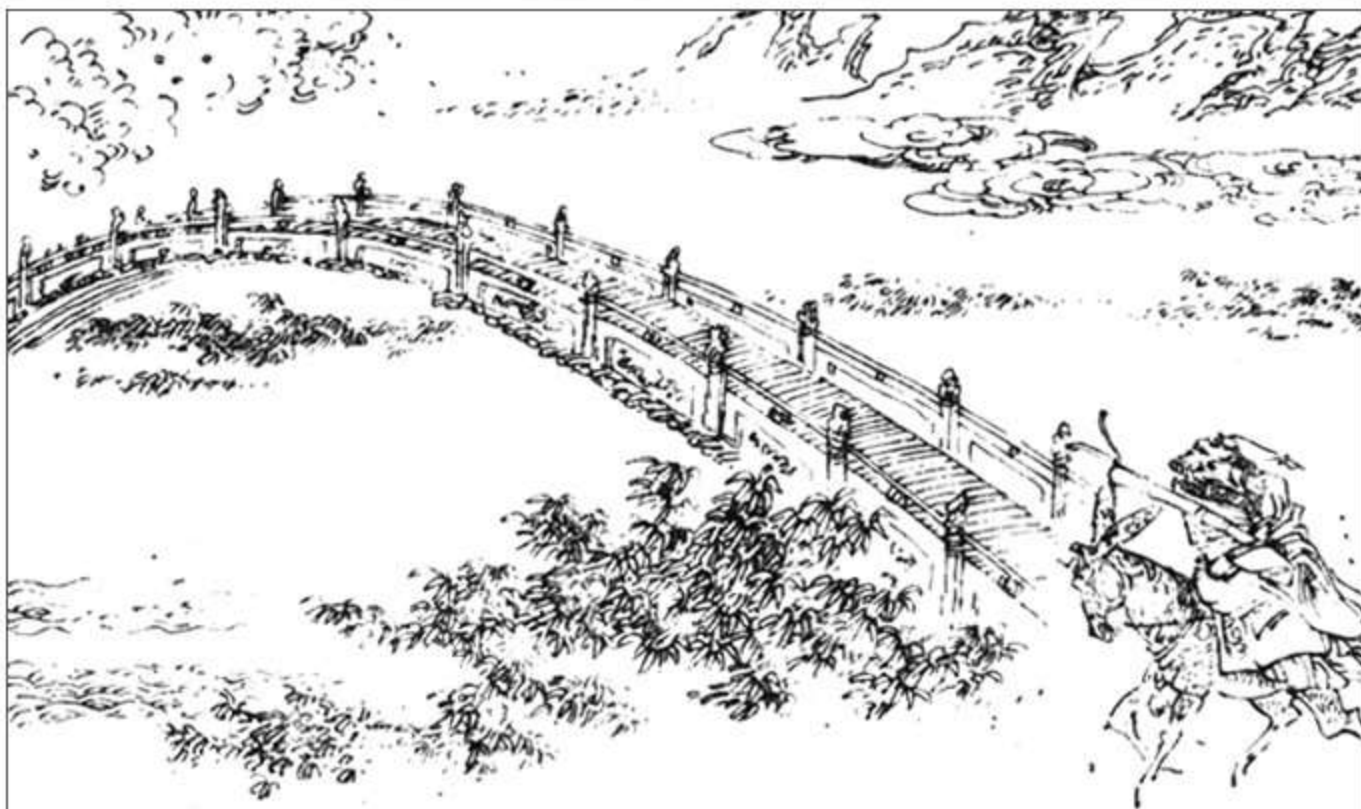
曹国舅跑出门，跟在篮采和身后紧追不舍。一声鸡鸣，篮采和
化为一块巨石。



赵州桥工地一片忙碌，大桥即将竣工。曹国舅与一老汉合作抬石块。因体力不支，摔倒地上。



造桥师傅李春得知曹国舅是个秀才，请他为大桥写名题字。曹国舅推辞不得，只好从命，握笔运腕，一挥而就。众人交口称赞。



“赵州桥”石碑竖起。张果老骑驴来到桥头，举目张望，只见大桥形如彩虹，孔洞交错，拱弧叠联，雄伟壮观。赞曰：“老夫痴活百岁，今饱眼福也。”



张果老走到石碑旁，故作叹息：“造桥者奇才，可惜碑上的题字大煞风景。”曹国舅满脸尴尬，上前请教。



造桥师傅李春手托漆盘，跪于张果老面前，恳求道：“你老百岁寿星，如不嫌石桥简陋，请把盏酌酒，先行过桥。”



一辆官车飞驰而至，跳下来四个武士和一个猴脸儿官吏。那官吏吹胡子瞪眼地指责李春擅自造大桥超过御桥，犯了王法，必须拆除。



李春不服与他论理。官吏恼怒，喝令武士将李春拿下斩首。张果老笑嘻嘻上前：“要斩斩一双，我也凑个数。”



官吏冷笑：“好呵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，一起拿下！”两武士一拥上前。张果老说：“莫急……”他把纸剪的驴一吹，变成了活驴，冲着官吏直叫。



官吏吓得连滚带爬，躲到官轿下面不敢出来。群众欢叫：“这是神仙张果老！”

东
游
记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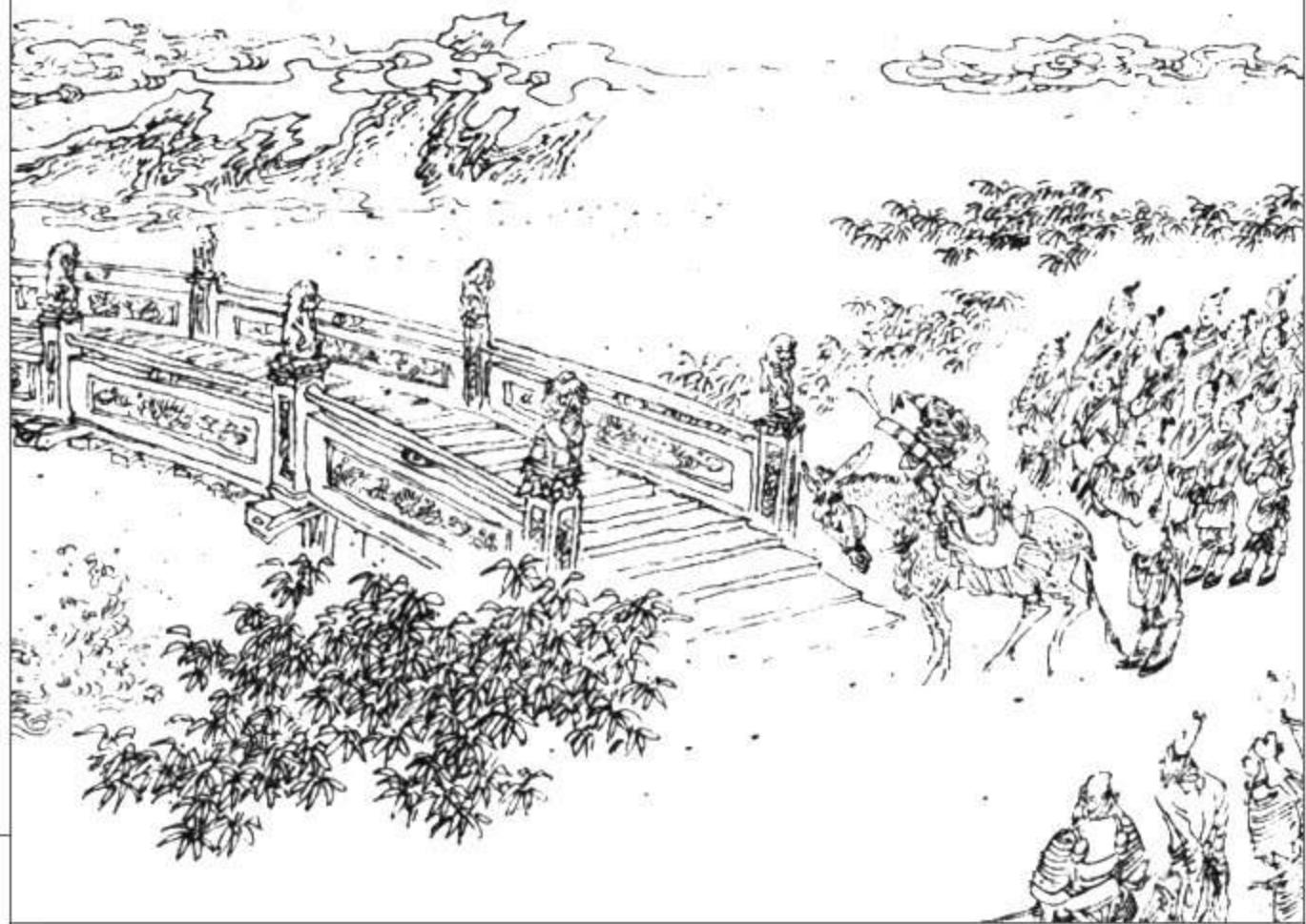


六
六

张果老对官吏说：“你不用怕，爬出来看看吧。”他飞身侧骑毛驴，驴儿腾空一窜，直奔一座山丘，后蹄一蹬，如天塌地陷，转眼踏为平地。



那官吏瞠目结舌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张果老又出现在他身边，吓得连忙叩头求饶，再不敢吭声了。



张果老掉转驴头，准备过桥，忽见众人拥在桥头，张臂组成人墙。曹国舅上前恳求：“仙师神通广大，这桥哪里经得住你走过！”



张果老哈哈一笑：“驴过桥塌，那是造桥师傅本事不到家；驴过桥在……”他又冲着官吏吼道：“谁敢拆桥，我就把他官府踏为平地！”官吏连声诺诺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七
〇

李春推开众人，让出一条通道，张果老猛击一掌，毛驴痛得一跳，飞起四蹄，连蹦带跳跑过桥去。大桥安然无恙，只是桥面上留下一个深深的驴蹄印子，象半月形的月亮。



曹国舅求仙心切，抢先奔过桥去，一把抓往驴尾巴，气喘喘地说：“请仙师受我一拜！”

东
游
记
下



七
二

张果老头不抬，眼不睁，轻敲鱼鼓，口唱歌诀：“人间为何多灾祸？去去去，寻妖魔。何根源，生罪恶？不得要领别拜我。”歌罢隐形，曹国舅两手空空。



巍峨的黄山，云海无际，莲花峰摩天，奇松怪石，飞瀑挂川。
韩湘子依松吹箫，招来百鸟围绕身旁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七
四

吕洞宾躲在花丛石后，乱甩拂尘，设法驱赶群鸟惊飞而去。



韩湘子突然施法，将洞箫一抢，吕洞宾的拂尘脱手腾空，被韩湘子接住，揣进袖内，依然吹箫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七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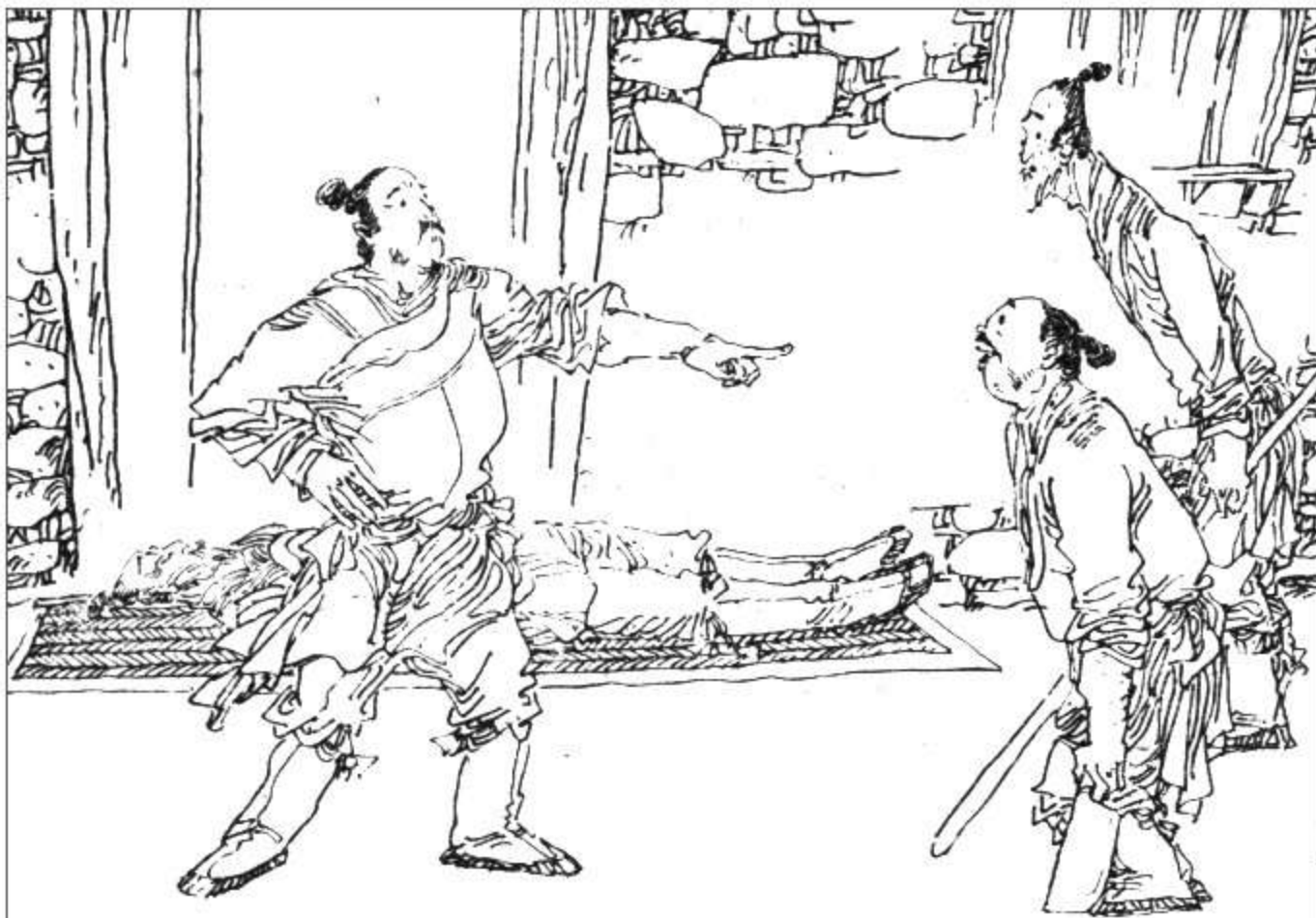
吕洞宾笑嘻嘻上前施礼：“张果老给曹国舅出了难题，特来请仙弟和我一同设法，让他身临其境。”



曹国舅愚态十足的边走边念叨着：“去去去，寻妖魔……这就难了，让我到那去寻？”一头撞到路边树上。忽然听到惨叫呼救声。他寻声向半山腰一户人家奔去。



院内地上躺着一个年老死者，他怀里紧抱着一根金棍棍。两个青年人以死者为界，举刀持棒，相互对打。



曹国舅喝令二人住手，一问是兄弟俩为争夺父亲怀里那件宝物。曹国舅大怒，骂他俩是不肖子孙。



两兄弟又相互指责，老大说是老二为夺宝一棍打死了老爹！老二说是老大为夺宝一刀砍死了老爹！



曹围舅更觉寒心：“杀父夺宝，天理王法难容，我告你们去。”
兄弟俩又抢着要曹国舅作证人，他们把他拉过来，扯过去。

东
游
记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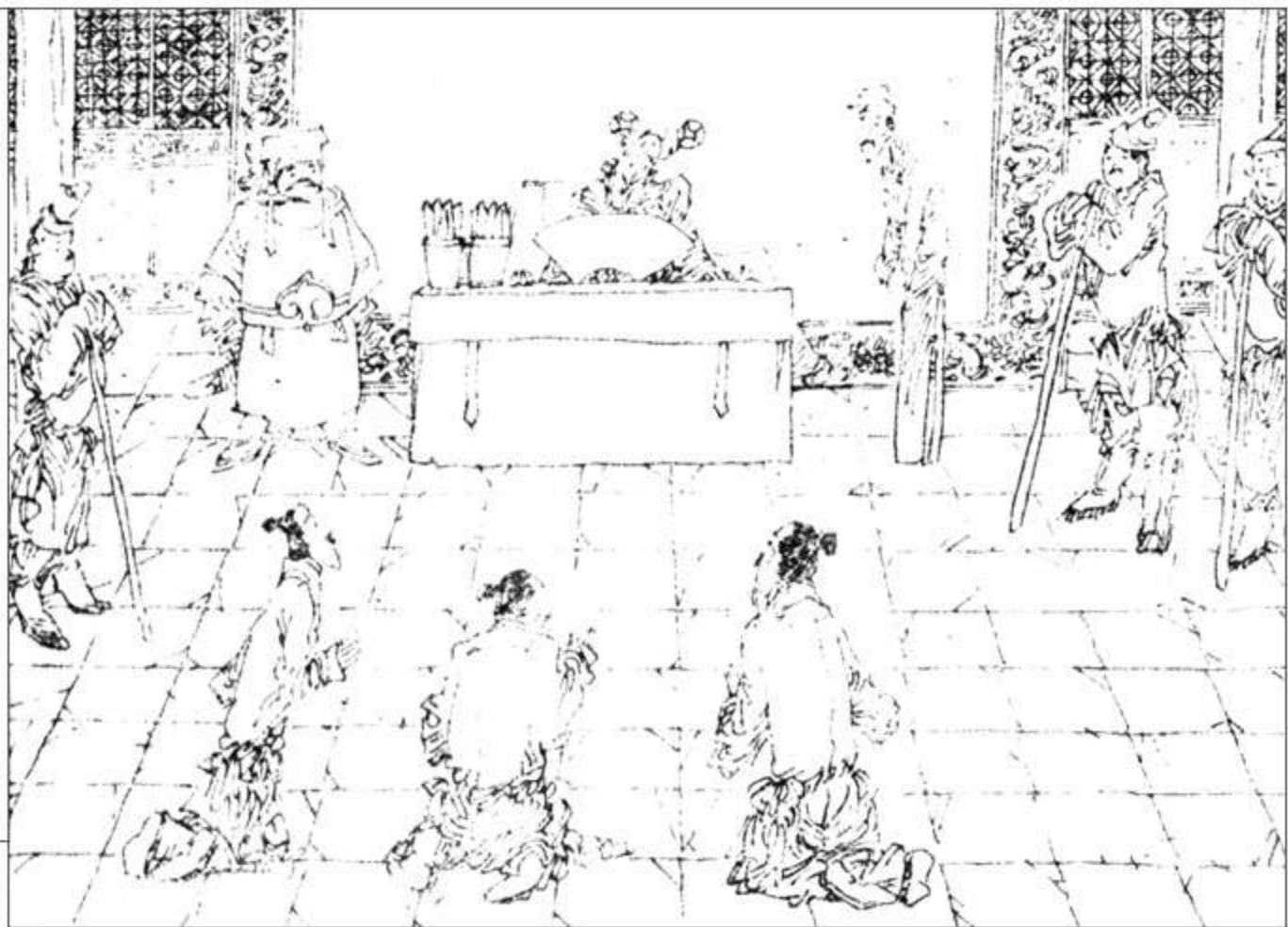


八
二

曹国舅甩掉他俩的纠缠，拔腿就走。兄弟俩一同拖拉着死爹，跟着曹国舅吵吵嚷嚷走下山坡。



公堂上，朱县令身穿破红袍，正襟危坐，朗声发问：“本职廉洁奉公，判案公道，谁是原告，照实禀来。”曹国舅正欲开口，老大、老二抢着说：“大人，我是原告！”县官温和地问：“不必争抢，究竟是谁？”



曹国舅施礼回道：“大人，我是原告。他们兄弟俩为抢夺财宝，而杀死亲爹，实为怙恶不悛之徒……”朱县令一听财宝二字，摆手止住曹国舅的话头“且慢！”



朱县令转问兄弟二人：“家有什么宝啊？”兄弟俩同声回答：“点金棒！”



朱县令眼睛突然一亮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弹跳起来，抚摸着跳动过速的心窝：“在在在……在哪里……”老大说：“小人在深山里，看到一只凤凰……”老二说：“落在了一块玉石上。”朱县令急问：“你们发现了点金棒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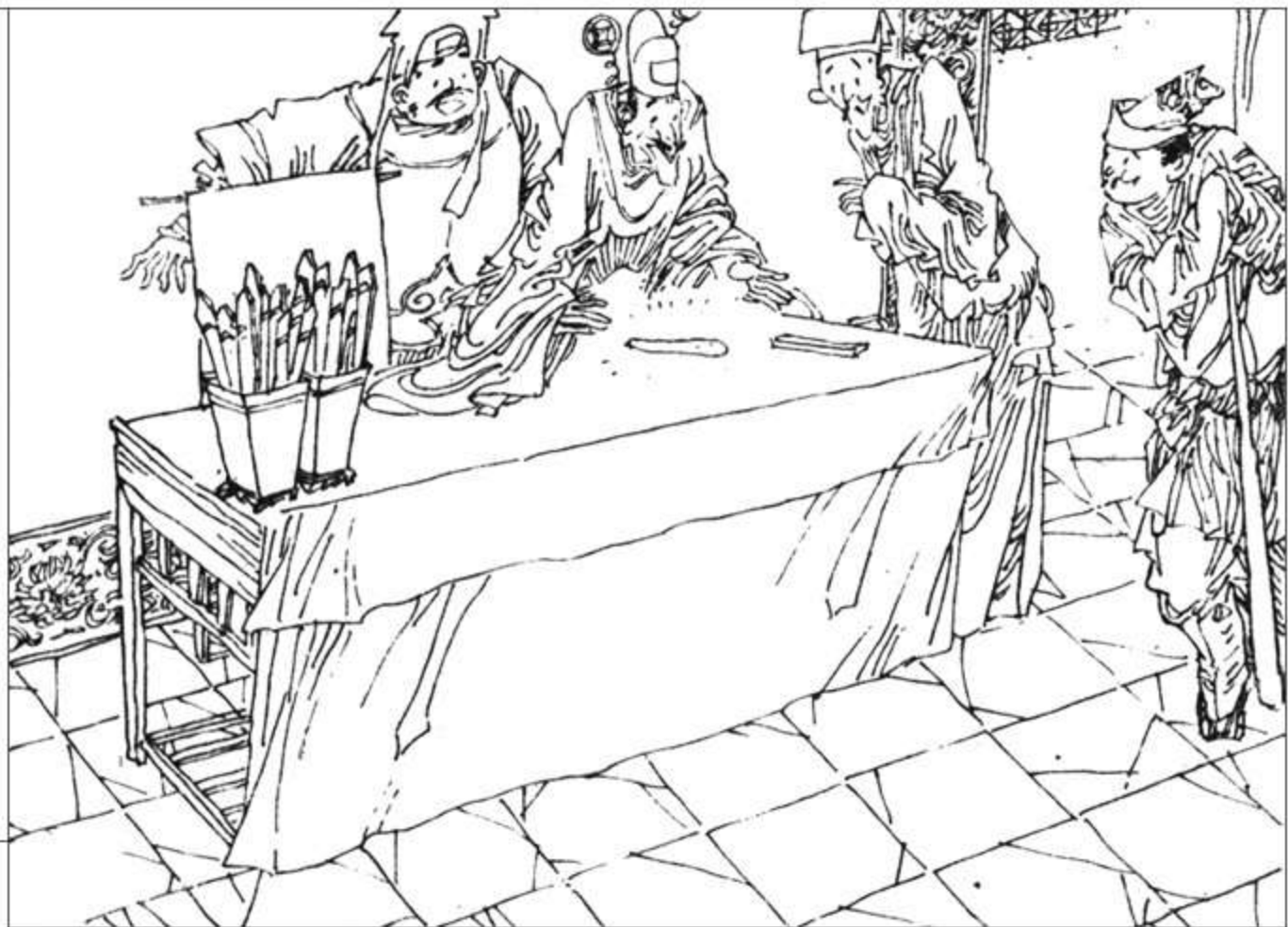
曹国舅急了，提醒县令：“大人，不问杀人是谁，只问珍宝，本末倒也！”县令脸一沉：“他们又没杀你，你急啥？”



朱县令问兄弟俩索取珍宝，二人指着曹国舅：“被他拿去了。”
朱县令一拍惊堂木：“大胆！不交出点金棒，休想活命！”



曹国舅冷笑道：“原来我走进了一个贼窝……”老二上前夺下曹国舅手中的衣包，呈交朱县令。



朱县令解开衣包，一看是根尺来长的铁棍，不免有些失望。他似信非信地举起点金棒冲着惊堂木一指：“金子！”



朱县令一看，还是个木头块，他勃然大怒：“胆敢以假冒真骗我！”拿起惊堂木向曹国舅砸去。



惊堂木一落地，突然一亮，金光四射。



朱县令象饿狗抢食般扑过去，拾起金块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九
四

老大和老二，一同上前扯住县令，都说点金棒应该归自己，求县令判决。



朱县令面孔一板：“究竟你俩谁是杀爹凶手？”兄弟俩又相互扯皮，都说是对方。



朱县令故作为难地：“此案复杂，暂且退堂，点金棒由本知县保管。”三人愕然相顾。



朱县令回到内厅，见物就点，不歇气地喊：“金子，金子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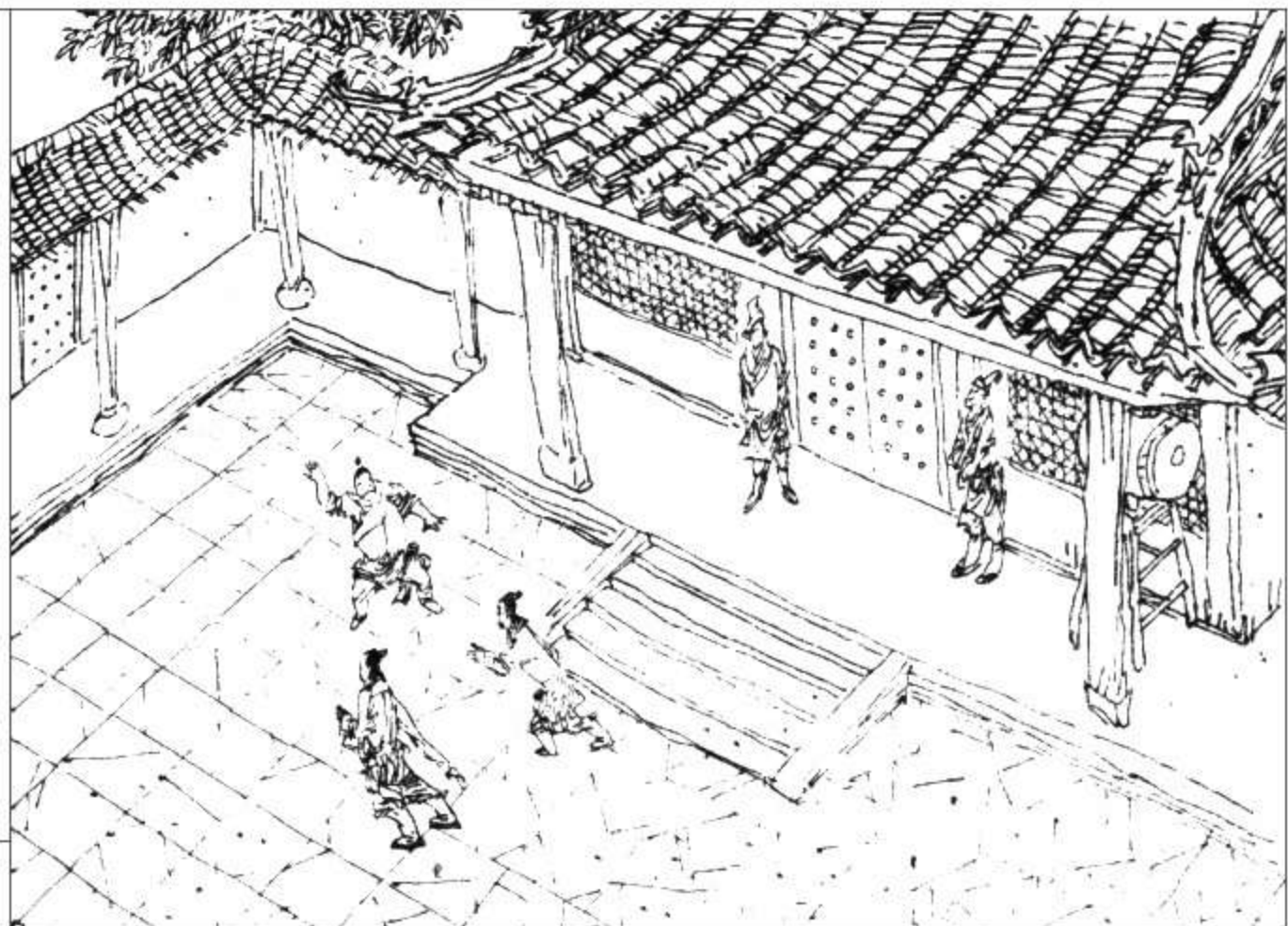


马氏夫人和赵姨娘抢着拉丈夫到自己房间去点金。马氏夫人踢了赵姨娘一脚，骂道：“贱货，滚开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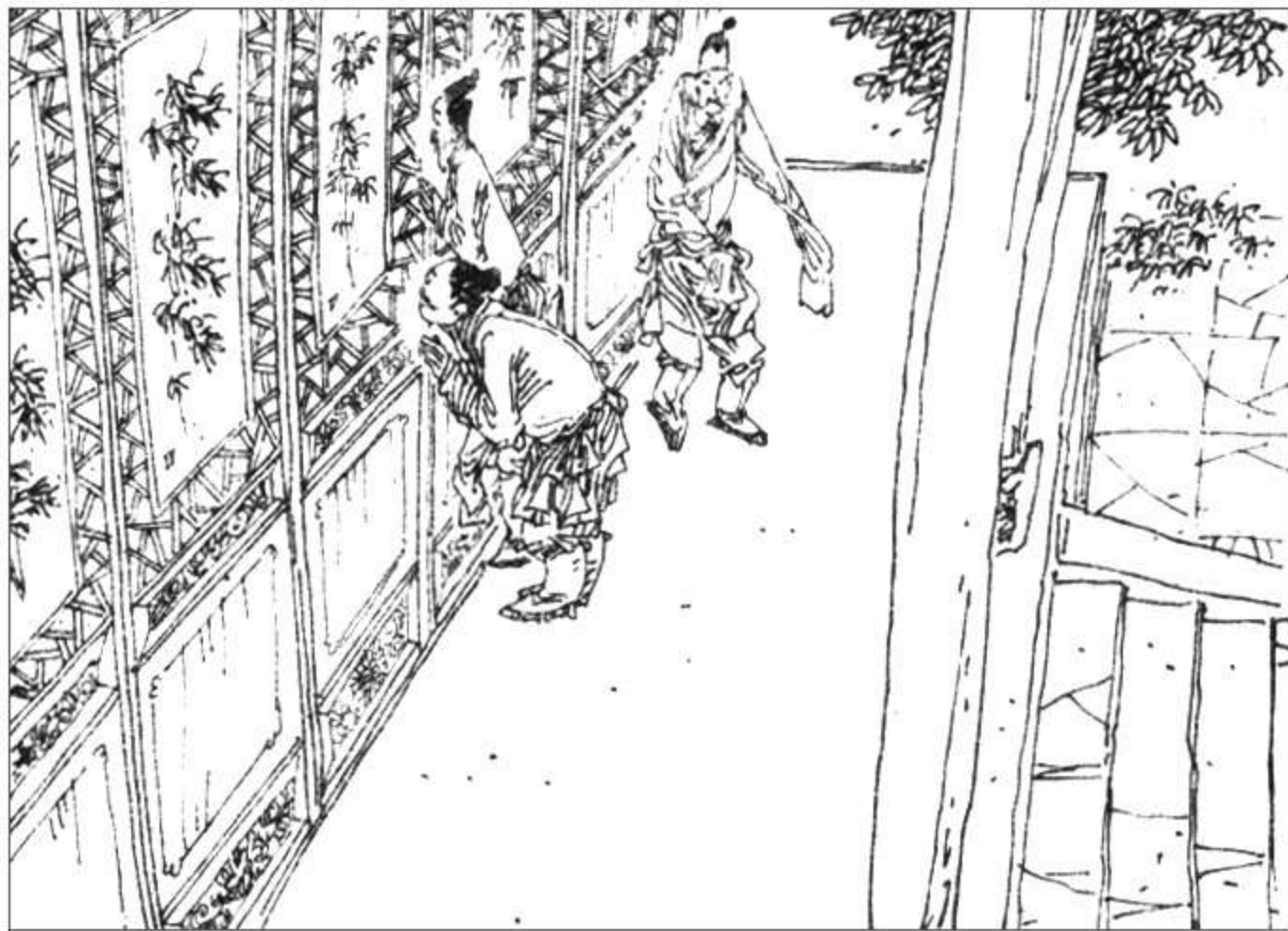


赵姨娘不服，扑上来要跟马氏夫人拼命，朱县令连忙居中调解。
乱成一团。

东
游
记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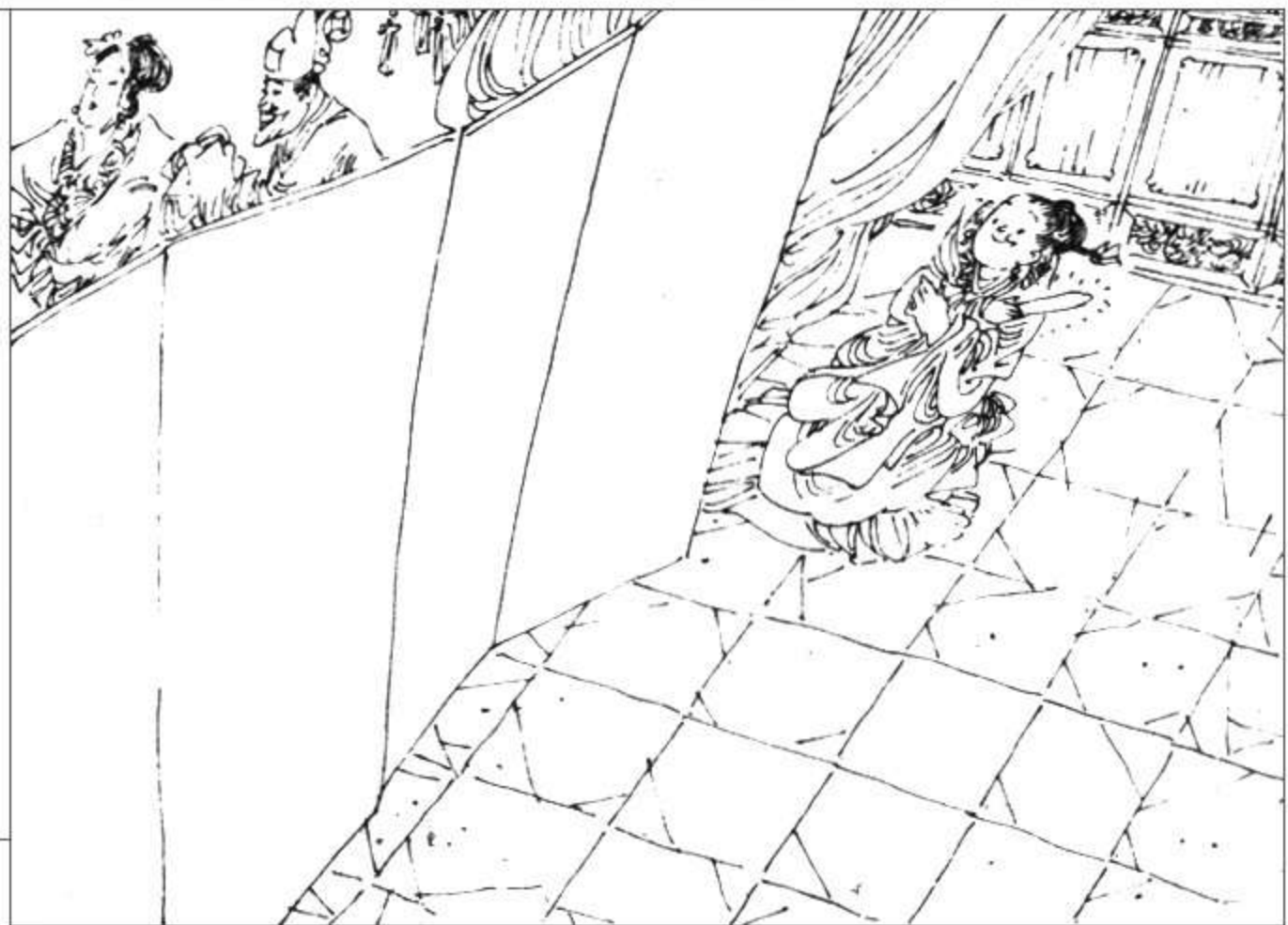


一
○
○
县衙门外，兄弟俩向曹国舅挤挤眼。一同上前拖着他说：“走，进去看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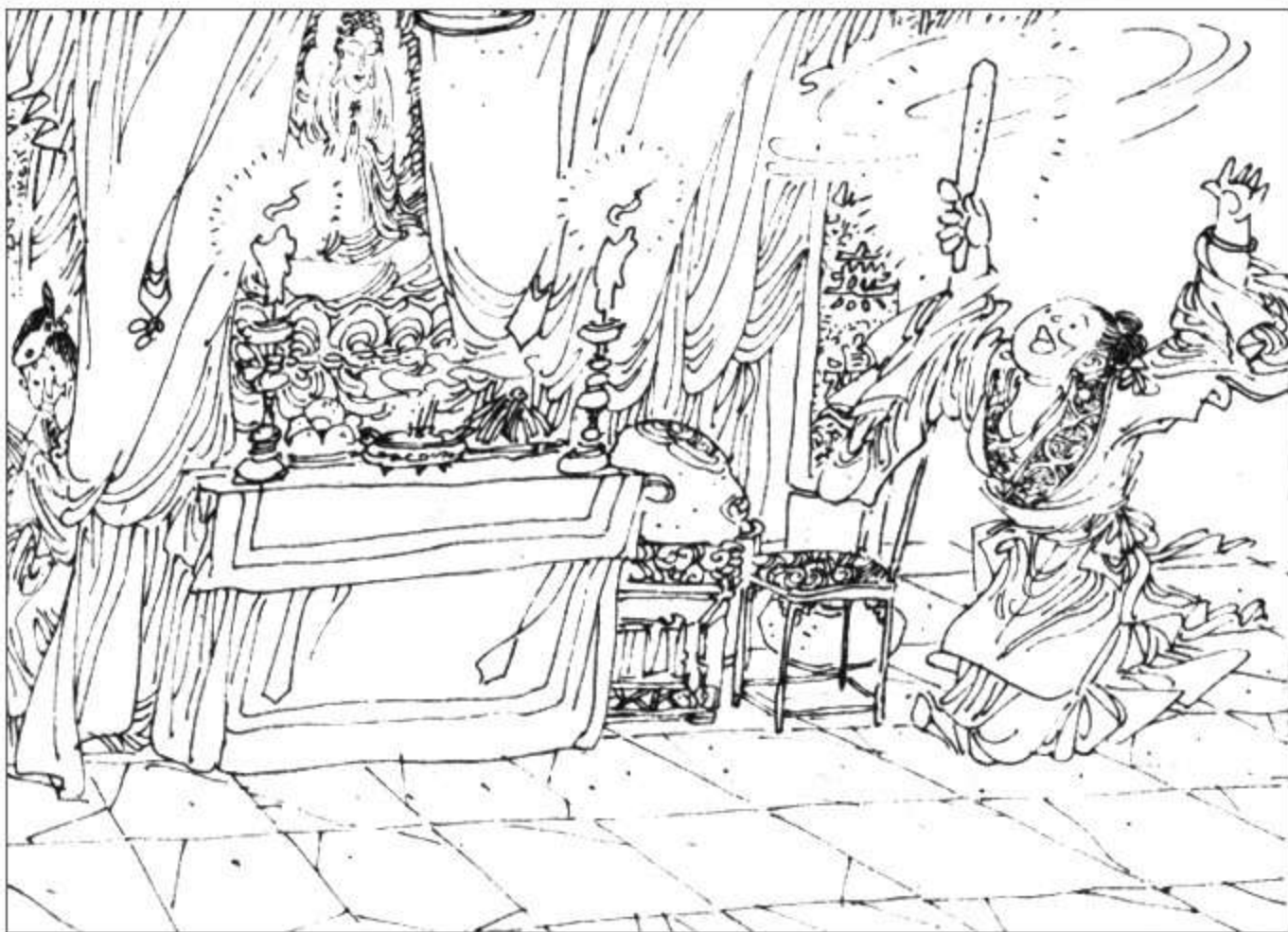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们三人站在客厅窗外，观看朱县令大小老婆相互撕打的丑剧。

东游记 下



朱县令拉偏架，袒护赵姨娘。马氏夫人乘机抢走点金棒。



朱县令丢下赵姨娘去追马氏夫人。马氏夫人跑进老太太佛堂。见物就点，老太太以为媳妇发了疯，吓得向后躲退。



马氏夫人冲着老太太一笑：“不知人能不能点成金？老太太，你就让儿媳妇试一试吧！”举起棒一点：“金子。”



朱县令跑进屋，也傻了眼，瞅着老太太变成了金子，突然扑向夫人，一口咬住她的手。马氏夫人一声惨叫，点金棒又被朱县令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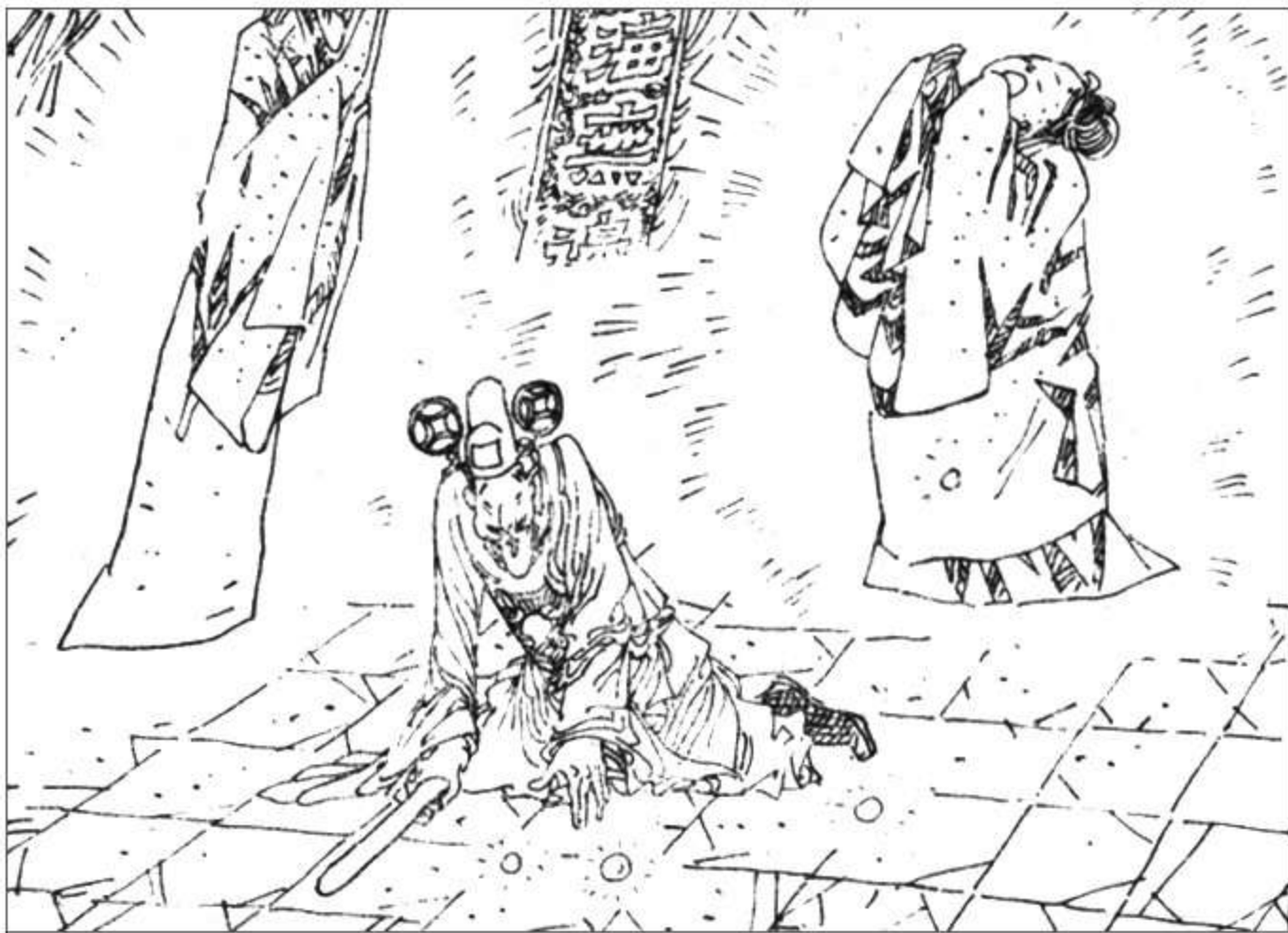
朱县令顿足吼道：“这是我妈！”马氏夫人一声冷笑：“喊叫什么？没用的老太婆换一堆金子，合算！”



马氏夫人拉拉丈夫：“愣着干吗？点金要紧，你去把赵姨娘她也点了。”朱县令最喜欢漂亮的赵姨娘，喝道：“你敢！”



马氏夫人发疯似地抢夺点金棒，朱县令一狠心点了夫人一下，喊声：“金子！”马氏夫人急得流出眼泪。但她也变成了金人。连泪珠也变成一颗颗金豆豆跌落地上。



朱县令拾起几颗金豆豆欣赏着，惋惜地说：“太少了，应该让夫人多流一些眼泪。”

东
游
记
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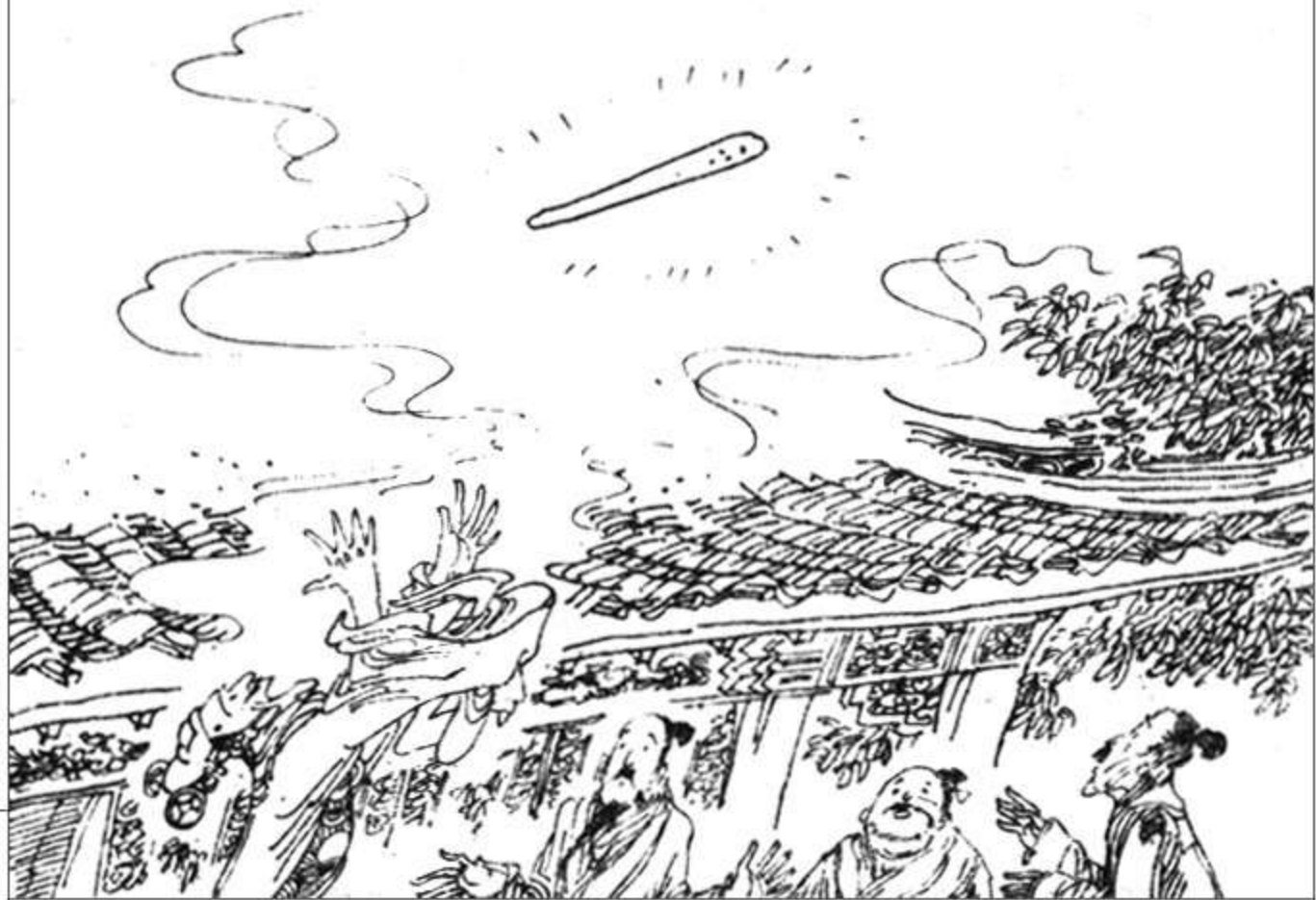
曹国舅站在门外感叹道：“现在我领悟啦！”朱县令奔出门喝道：“你喊啥？”曹国舅念道：“贪贪贪，生罪恶。”



朱县令冷笑一声：“胡说！”伸手点了他，于是曹国舅也变成金。老大从一旁伸手拉住曹国舅，一股仙气传遍全身，曹国舅又恢复了真身。

东
游
记

下



朱县令发现老大在捣乱，便挥动点金棒乱点他们兄弟俩，皆失
灵。突然点金棒脱手飞起。

一

一

二



老二伸手接住，变成洞箫。他向朱县令一指，朱县令变成了一个骷髅架子。兄弟俩变成了吕洞宾和韩湘子二仙人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一
一
四

蓬莱阁内。铁拐李的葫芦挂在亭柱上，众仙人透过屏幕似的葫芦观看县衙里的实况……曹国舅向吕、韩二仙纳首下拜，说：“多谢仙师点化，贪官当道多灾祸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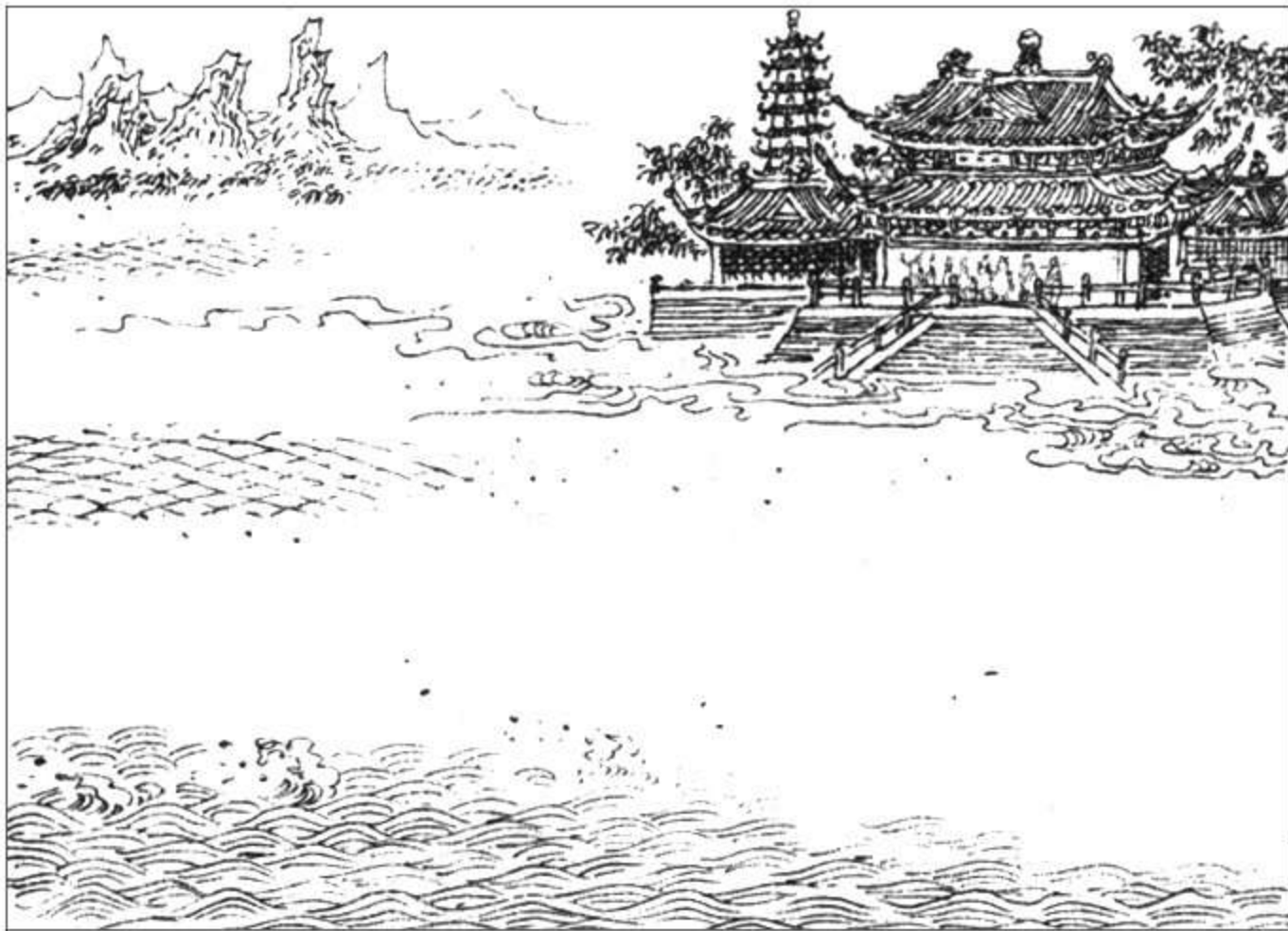
东游记 下



吕洞宾高兴得就要陪曹国舅去面见考官张果老。韩湘子说：“应该让先生穿上官服进蓬莱阁。”吕洞宾一甩拂尘，那套官服又回到曹国舅身上了。



蓬莱阁内。曹国舅正向张果老施礼而拜。忽听天阙传来阵阵仙乐。何仙姑说：“今日正是王母娘娘的寿辰。”篮采和说：“曹仙兄一来就遇上了好日子。”



八仙来到蓬莱阁前海岸边。铁拐李对众仙说：“我们先到东海龙宫讨点礼物带着。”吕洞宾说：“那咱们就来个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吧！”



铁拐李将葫芦抛入海中，葫芦逐渐变大。他一跃而上，以拐代桨，踩着葫芦一摇一晃，浮浪而去。



汉钟离举着大芭蕉扇朝着海水一扇，海中礁石渐渐升起，垒成一座石桥，他踩着礁石大步而去。

东
游
记
下



吕洞宾挥剑劈水，闪出一条甬道，潇洒而去。



张果老飞身倒骑毛驴。毛驴四蹄踩着浪花，如履平地。

东
游
记
下



韩湘子吹起洞箫，顿时飞来群群海鸟，筑起一座彩桥，他踏上彩桥边走边吹。



何仙姑将手中荷花向海上一洒，一步一个莲花，摇摇摆摆跟随而去。

东
游
记
下



篮采和一抖花篮，腾空赶上了张果老，脚踩花篮，双手拽着驴尾巴，滑行而去。



曹国舅看到众仙都过了海，正在着急时，吕洞宾从远处扔来那块玉笏板。笏板落水变大，载着曹国舅如同火箭一般追了上去。

东
游
记
下



一
二
六

八位众仙人，在东海龙宫讨来礼物以后，赶赴王母娘娘寿辰大庆去了。（完）



东 游 记 (下)

编 文：金大澳

绘 画：秋 宝

工人出版社出版(北京市六铺炕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江西南昌书画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64 印张：2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80,000

统一书号：8007·6 定价：0.37元